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九月初一日

清議報

第二十九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0,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二十九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本館論說
論中國人種有功于地球　無涯生稿
飲冰室自由書　任公
自助論序　偉人訥耳遜軼事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
聞戒錄
歐洲列國對中國用柔緩侵畧論　擬設
考察支那會議
國聞短評
西后自危　賊黨相爭　祝壽餘聞　請
抽賞[illegible]
各埠近事
記橫濱崇祀　孔子聖誕
來稿雜文
上西太后書　擬衜告各國公請　皇上
力疾親政文　觴月醉言

政治學譚
國家論卷四　德國伯倫知理著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九、十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戊戌八月聞北京政變懷南海先生作　天南俠子
瑞鶴仙寄贈梁卓如　同
謁秦徐福墓　同
懷朝鮮王仁　同
弔明朱舜水　同
弔明黃宗羲　同
遊上野觀西鄉隆盛遺蹟　同
過東京大久保利通哀悼碑有感　同
詠懷　同
讀美人讀報圖　立庵居士

論中國人種有功于地球 接前冊

無涯生稿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夫開闢地球之草昧則世界文明出矣轉輸地球之商務則世界生產盛矣支那人種獨爲之旋乾轉坤陽消陰息于其間使列國享其平成之福利財物之豐饒東西政治家實業家所統計而心知之也然心知之而不生感激又加忌焉欲此支那人種者永不得昂首伸眉於天地之間而亟亟以排斥之何其悖理害義也哉今舉其排斥之意如左。

第一經濟。

第二道德。

第三人種。

此三忌者中于歐羅巴族人之腦裏與誕生而俱來大惑不解猜隙滋深異日必呈黃白二種血戰之修羅塲於世界之上其強弱勝負正未可分也然吾聊就此三者支那人種而條解之以釋忌者之心焉

排者曰、支那人工價低廉。各國土人之業爲其所奪也。然支那人開闢萬里餬口是圖。未有工資既銷途費則適彼樂土自應享衆人之財方足酬其勞苦若工價低廉正非支那人之

利況飲食居室器用衣服不能遠携而至必皆取給于土人則及土人之利十而支那人之利一也且也所開之地必其寒而懸冰凝雪暑而焦土流金曠而沙漠無垠密而林箐積霧歐美之人不能爲力者乃用支那人種與陰陽爲患與死亡爲隣以平其害以效其靈若其易以爲功則歐美人趨之若鶩矣豈待支那人種哉惟其事之險難如彼而工資之微薄如此白人不勝其任而支那人種者乃竟夷然不計決然舍身與無窮之利便開莫大之富源是地球列國所得于支那人種之利益者指不勝數而支那人種所得于列國之利益者特秋毫之末耳而謂有害于人國之經濟也豈不謬哉即以美國論之。各國人之居留者不下數十萬。德人二十萬。其他和蘭意大利。人數皆超過于支那。若謂害于經濟。則諸國皆宜先排斥矣獨于支那也胡爲

排者曰、支那人道德腐敗。澆風四達。將染于本國之民也。然當工役始起之時。招集支那人以開其荆棘。何其不惡道德之腐敗澆風之傳染耶迄乎大功告成家鄉萬里親故多非支那人種不得不受一廛以延殘喘乃爲兎死狗烹之策而始託言于此耶夫支那人種自爲風氣流離異國不少變遷其獨立不覊之概正其道德之所在誠非外人之所能化故外國

之視支那人種猶之遊于支那之各國人其道德腐敗支那人恐其沾被一也雖然此論始于澳美請即流寓澳美者言之如意大利人等于其國無所容身始逃而之美其害毒及于社會與其他和蘭人法人以及諸國齎其惡風惡俗而至甚于支那人萬萬也夫我支那人種居處不潔是誠有之然犯非常之罪者不常見風俗道義比于他國實超其上此而反招嫌惡此有識者所以謂非公明之議論也

夫以經濟上道德上排斥支那人種者誠無理矣而所以種此嫌惡之原因以恩爲怨以德爲仇則人種之異其感情爲之也歐羅巴人古來之思想曰地球上之土皆宜爲白人之私產也地球上之人皆宜爲白人之服役也其可驚可悚之言已不寒而慄矣列國競奮其捷足以求私產之區于是以通商之名而行殖民之策然國民僅有此數雖偏覓領土以殖之而非十餘年生聚不能瀰漫其所至而此荒徼之地又非藉人力死命不能興大功以致繁茂之商務支那人種雖深存厭惡亦聊借爲牛馬以勞耕稼以騁馳驅新穀已升放牛于桃林之野修文爲政歸馬于華山之陽固自其所素蓄也而及其充斥橫溢不能放之歸之則惟有愚之以徐殲其種而已以香港數十萬之寓公而承顏仰旨于數萬之白種數十年而

不敢稍忤其容色。以南洋數百萬之神裔。而醉生夢死于各國之羈絆。數十世而無一英雄振臂其間。是皆束縛于其政治宗教之下。而消其愛國愛種之心。迷謬于喚咻之私惠。而遺忘于族類之日衰也。然而白種歧視黃人之意。吐露于虐政暴令者。不可僂指。受其蹴踏漸刺激於國情。而動其自立之志。則後此之禍機猝發。恐有不及料者。甚爲存種界者不取也。

雖然、吾非懼列國之瓜分。而明吾支那人種之功。欲使聞之。求淡其意也。吾所欲言者則以吾支那人種者。既有開闢地球草昧轉輸地球商務之全能。鼓之以孳生力聯合力以自救其國。不惟不憂瓜分。並可昂昂立于地球萬國之上也。同胞君子。其垂聽焉。

墺國碩儒蘇脫斯氏曰。一國之强弱。第一觀其人口之多寡疎密。第二觀其文化之進步。蓋人口即國家之分子。人口衆多。則國家隨之而大。決不慮國之小也。況我中國土地。大莫與京者乎。今舉世界人口多寡比較之。俄國一億二千九百萬。米國約七千四百萬。德國約五千三百萬。日本四千六百餘萬。澳太利匈牙利四千五百萬。英吉利四千十九萬。法蘭西三千八百六十萬。意太利約三千百十萬。而中國則四億零二百六十八萬。以人口多寡論之。中國實占世界第一之國質也。又以人口疎密比較之。英國一里（日本里）千九百八十人。日本

千七百二十三人。意國千六百八十人。德國千五百人。法國千二百人不等。而中國則皆過之。以人口疎密論之。中國又占世界第一之人羣也。夫國小不足以自奮。人寡不能以有爲。古今英雄。扼腕而嗟者也。若生我中國則版圖恢廓。人數衆多。苟有亞歷山大。拿破侖之志者。奮臂一呼。羣萌盡起。聞鐵騎踏冰雪之聲。則雄師指于西北。吹瀛笛鼓鯨魚之浪。則樓船奄有東南。使支那大帝國聲名赫耀于歐美。非置之耳目中而不敢逞其狡謀者。豈非今日之所有事乎。然則先之以聯合力。繼之以孳生力。殆不可緩乎。

西人之言曰。支那人種同情欠乏。公共心欠乏。人雖多。不足畏也。無涯生曰、豈其然哉。其所以致此者。不察。然耳。若思其身之所由來。與其族之所自始。未有不愛情勃起而忻忻然若天性者。豈非大義之明哉。蓋中國人種之初。皆發祥于黃帝。黃帝之子孫。始分族姓。族姓分而歷傳子孫。各祖其所自出爲同姓。而視其他爲異姓。源遠益分。乃僅知同姓之當愛而不知異姓亦爲同氣。更忘夫四萬萬同胞始祖者黃帝也。於是乎聯合之力。專及于同族爲多而芸芸之衆。僅有昏姻與友誼者始相聞問。非此則老死不相往來。蓋一統之世。所以錫之土姓。靜其民氣。不致淩囂而聯合之力因之渙散。遂成退化之局。此四萬萬人者。亦分爲四

萬萬國各視其國爲與身無關之物焉而彼歐羅巴者遂起瓜分之念矣倘將愛其一姓之力以聯合他姓使知此國者皆吾同種之一族所結而成則彼雖强豈能與四萬萬人之族相抗哉故曰外國非能瓜分中國者中國之瓜分實中國人自瓜分也不寧惟是中國自政變以來。黨派分裂。有所謂開新者。有所謂守舊者。有所謂中立者。三派之中。而支派又無數焉。若其不相聯合各欲達其目的一旦海內有變旗幟飛揚萬軍齊起干戈森動一矢加遺則支那人種必有自相殘戮之憂既巳骨肉芟夷宮闕喋血而列强乃各得時機大奮漁人之技而收四百餘州之山河矣當其初也各不相下及其繼也各不能成迄其卒也不獨各不能成而并爲列國驅除之具夫以各不相下之故以至各不能成爲他國驅除之具其罔執意見之過小其速亾中國之罪則無可逭矣曷若大其聯合之力凡有熱心愛國之士皆許爲同志闔爲一體雖宗旨不同亦當與軼駕之馬不以常格待之則天下之英雄豪傑安有不延頸接踵而圖大局者哉此所謂先之於聯合力也。

異姓爲婚。孳衍必繁。支那人種。所以罕顚蹶之疾。而西人所嘖嘖于强壯也。然孳生力中有數種之力爲所含者。一曰堅忍不拔。二曰恢復。三曰競爭。四曰勤儉。此四者橫行世界之絕

技也。西儒之言曰、凡國民有獨立之性質而後其國可强堅忍不拔者即獨立之性質也支那富此性質。往往禍難之來。而安然以順應之。于利害之至。而恬然而隨受之支那商人。不明商學。而猶小握商利者以此故也。然多于時事不明猶未能善用其美焉支那之于商務頻挫而頻起常有喪資數十萬而復爲人役卒致產過乎其舊者此所謂恢復之力也昔美國統領福蘭脫遊華而歸也。告人曰、支那商人其競爭甚于猶太人。蓋猶太人善競爭所到之處以富豪壓倒其國而支那亦如是然猶太人口。不過世界一小部分。而支那人口則爲世界一大部分。猶太人可驅逐而支那人不可驅逐。支那將獨勝于競爭生存之場矣。至於勤儉能儲蓄尤爲支那人種所獨絕以貧無立錐之餓夫傭工數年立致千萬之富由工人而升商人之階萬國所罕見也夫支那商人具此四者之性質所以冒險直前孤軍轉戰能爲轉輸商務以分商戰之餘功然豈獨商人具此性質哉推斯力也。地球之廣食其功者此也。以自强其國抗行于列强之間者亦此力也此所謂繼之於孳生力也。

無涯生曰、言進化之學者謂生于熱帶得食易而不求進化生于寒帶覓食難而亦難進化。惟生于溫和之地者。而文化乃先開焉。支那印度是其徵也。雖然印度爲墟矣。僅存者支那

耳當今之國誰不以印度待支那哉然吾確信支那之不亡者則以支那人種之大功在于地球未必竟蒙惡報而已能以此孳生力聯合力建大功以仁他族必能以此自仁其國斷非爲印度波蘭之續者也歐羅巴人以歐羅巴爲歐羅巴人之歐羅巴美利堅人以美利堅爲美利堅人之美利堅我支那亦願以支那爲支那人之支那願我支那人共守斯言而勿使碧眼紅髯兒染指于泱泱大風之餓東亞也

（已完）

飲冰室自由書　　　　任公

自助論序　原書十三編有序者凡七前冊所錄一篇乃係總論今并擇錄其各編之序如左

第一編序　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助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于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強由于人民篤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由于政寬法公。拏破崙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于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強弱關于人民之品行。又曰。眞實良善爲品行之本。蓋國者人衆相合之稱。故人人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爲好鬬嗜殺之俗者幾希。尙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勉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命之可畏。以眞實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仁風。四海

合驩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砲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地球匹夫之善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天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逭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猶未能全戢干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第四編序 論用心之勤勉及作業之耐久

眞正學士不耻爲賤業耻之者非眞正學士眞正文人不嫌爲俗務嫌之者非眞正文人昔者趙岐賣餅于北海市中沈麟士織簾讀書手口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之而反更重之程明道僉書鎭南判官筦庫細務無不盡心屢平反重獄蘇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子瞻盡心其職老吏畏伏二公之賢於是滋見焉今之讀書者或耻以賤業治生又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賣履販繒或折腰五斗則一切束書不觀曰我無暇矣嗚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

是時所作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某先生曰。予職務鞅掌。患讀書少暇。對曰。君讀書如走馬看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怫然。先生曰。君每日只要讀書二三枚。深思牢記。十年之後。必博識超衆矣。旨哉言乎。如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名家。而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第五編序　論機會及勉修藝業之事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機。一皆決于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以著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夫木之大者。凌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尙新。然溯其始。則一粒種子。託根于地中而已。川之洪者。溉田野。汎艨艟。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探其源。則一道活泉。坌湧而出耳。是知種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唯其有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尙然。况於人乎。人苟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甚微不可見。而實爲萬事之根源。可以修

藝事可以植學識可以治民人可以交神明此編曰勉強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于一誠之發爲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事者當自問於己曰果能發於誠心否苟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不得算箇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可爲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第八編序 論剛毅

或曰泰西多山剛毅之人蓋一由于天氣冱寒軀幹堅實一由于土地磽确非勤勉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泰西人所以多有剛毅之行者由于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不觀雜末耶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已痛苦不避死生不易不觀翰回沙泊之事乎多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艱萬阻不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如此數人肝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身苟存此心不喪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

與信實其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强忍有力者亦可謂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見强忍有力者然其所爲不根於慈信之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敗宣尼不云乎根也慾焉得剛

第九編序 論務職事之人

或謂余曰西國之事理大概盡于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事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今人非之者有矣今人之所是烏知不爲後人之所非乎古人之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縲絏之辱在後世則得泰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瑣格剌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百之意見議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事理況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乎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西籍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

智識而不妄執一已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此隔鞾搔癢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旨。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乎。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何如也。若死讀孔子之書。留滯而不化。以此規天下之事理。一言不合。駭以爲怪。如此則與孔子好學如不及之意。正相反矣。夫學問之事。貴乎集衆異以備思察。濯舊見以冀新得。譬如貯書。若子擁萬卷而同皆一書也。則奚貴于多。譬如食大餐。郇廚侯鯖。五味八珍。衆異并備。然後美於口。不然而食前方丈。所陳唯一種物。則其同也。豈不可厭乎。掛眼鏡之紅色者而觀物。森羅萬象。莫不紅者。掛碧色者。則乾坤一碧。掛黃色者。則宇宙皆黃。若先執一已之見以聽他人之論。則其所謂同。亦非其眞也。舜好察邇言。舍已從人。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古人之好學。汲汲不倦。虛以受人者如此。豈若後人之先入爲主。好立異同而妄相是非哉。如是書子特宜收爲萬卷中之一部可也。以此自足不可也。以此自是大不可也。或以是律他人之議論更大不可也。天下之事理浩如巨海。豈得以升斗之量概之哉。

第十一編序 論自修之事及其難易

余讀此編。始知西國所以興也。西國人民。事神敬天。利用厚生之類。其事不可一二數。而背專心一意死生不移。國安得不興。或曰、國之興衰。與氣數相表裡。非人力所能也。曰不然。聖人於泰之彖釋之曰。君子道長。泰之爲卦。陰陽相半。君子之道。獨何以能長也。蓋當泰之時。氣數則陰陽不相下。然君子於我職分自强不息。日進一日。則氣數不復足道。故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孰謂國家之興非人力所能哉。雖然自非專心一意死生不移者。安能得盡我職分長之上九。聖人系之曰。敎長西國之所以興。亦不是過已

偉人訥耳遜軼事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苟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舞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訥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並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訥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途而廢。面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訥耳遜聞言

即從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訥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訥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其器量膽畧。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冰主人曰、訥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間經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戰鬥。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霆。猛如虎豹之拿坡侖。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胆。電光之手腕。訥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決死戰于海上。率勦滅法國及其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今歐洲有井水飲處。莫不知其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榮。而抑知其犯險冒難。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顯流。或伏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避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

蔡孟博

古今之大患莫甚于以己之才力心思不敢卓立絕出而駕乎人之上相率因循以仰人之鼻息承人之耳目自窒其腦筋束其手足此賤丈夫之所爲甘于爲人之奴隸者也以爲千萬人之所是吾獨從而非之千萬人之所非吾獨從而是之千萬人之所閉吾獨從而開之寧不爲人竊笑乎此終古所以無進化之理也雖然、蓋未知是非無定之理耳夫儒崇樂墨非之墨救人楊守身古之所非今以爲是此數百年以爲是後數百年必有以爲非者且以有形之草木禽獸尚無一定之象况無色相無涯涘之公理乎夫千萬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閉者開之夢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險也一人冒險而遂開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冒險者進化之大原因也原因甚微結果劇大可不勉哉

批

英國大儒彌勒約翰曰侵人自由之權爲第一大罪自放棄其自由之權者罪亦如之

言自由之學者必以思想自由爲第一義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爲是非則天下無復

思想矣

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故大人者能以造因爲事者也

蔡孟博

分民之階級與破除階級之見者優劣判若天淵然无階級中復有無窮階級存焉下等社會之人不能有上等社會之權即授之以權則亦不能保守其權即爲无權此天演之階級也人爲每爲天演力所抵制者此也欲勝天演之力非平世界之智慧不可平之之道其大發其原動力乎進化之關鍵舍此无由則天演之力轉而爲鑄文明之具也天演與人力所以互相勝負也歟

批

自由權者自得之者也非人所能授我也若人能以授我則必非我之自由權也授之以權亦不能保守此最可痛之事然亦必然之理然則尋常人罵獨夫民賊之奪我民權者是寃詞也已苟不放棄其自由權誰得而奪之凡被人奪者必其不能自保守也於人乎何尤

蔡孟博

演言謂尙武人羣以農工商供兵役。農工商人羣以兵資保衛。上所言者野蠻之世也。下所言者近日歐美進化之世也。予以爲進于化之極。必人人能伸自由之權。識自由之理。人人自爲保衛。且無所侵爭。則无所謂保衛。又何以兵力爲哉。人心中有國界。故致有以兵平不平之事。他日合地球爲一大羣。歐亞美爲腰腹。羣島爲手足。天下豪俊爲頭目。公理爲以太。又安有手與足之爭。手足與腰腹之爭哉。則无兵之世可決而定也。

批

自由之理大明。人人不相侵。自然無所用兵。且不惟兵無所用而已。即政府之職。亦不過以調停裁判其人民之偶有侵人自由者而勸正之如斯而已。他事非所干涉也。政府猶然。而況于兵。

俄倡設弭兵會。人多以詭詐目之謂不足信。蓋亦未之思耳。王陽明曰、未能知說甚行。故知先于行。空談先于實事。一定之理也。迂儒何足以知之。夫天下事。每以空談起點。而遂成其後。安知此時之欺詐。後日不得不轉爲至誠者。此時之出諸口。安知後日之不能見諸實事

者儒生議論尙足以移動全球之大局況昭昭然聯爲會者乎即其不誠亦文明之先聲也而張之洞乃作非弭兵議以非之抑何忍心倍理甘爲野蠻据亂之人耶、

批

雖然、此固是也。然合爲一大羣之後則第二之原動力無從發生恐又變成退化之局如中國此二千年之世界然斯亦不可不慮也。汝試深思之。答此難。

馮斯欒

積私成公積我便成無我合衆私而成一大私是公之極也合衆我而成一大我是無我之至也即私即公即我即無我捨我私之外豈復有所謂無我與公哉即至近而論至私者莫如我自己一身試由我一身而下推之則此身是合四肢五官六十四種原質一百有奇之骨節八萬四千之毛孔而成一至私之我然此可謂之我乎試將五官四肢原質毛孔一一析之便又成十數萬至私之我而前此至私之我反成爲公衆之大我再由此數十萬之我而析之至千百萬而更至于無量亦復如是試由我而上推之至公衆者莫如合全球之人而爲一而對他物則不能無我即合此地球而與他星對則又不能無我由此推至于極亦

復如是然則何公衆而非私我何私我而非公衆哉故大公無我與私我之別不在于他而在積合積合五官四肢原質毛骨血肉而成一身則此身是他之大公無我也積合地球之人物而成一身則此身又是人物之大公無我也由此而積合諸地諸日諸星渾普天而成一身則此身謂之大公無我可謂之共衆私我而成一大私我亦無不可故其積合私我大者是大公無我積合私我小者亦莫不是一小至公無我也如是則人人物物皆有至公無我唯有小大之分而已

批

剖析極精知此可與言理學凡天下對待之名號莫不由此例而成大小長短苦樂成敗一切皆然不特公私人我而已雖然、惟大智者能出於界外惟大仁者能游于界中知其無界是爲阿羅漢果行其有界是爲菩薩行汝等其深念此言哉不然則立於峯而躓于垤矣吾甚危之

楊玉伯

今日地球上之思想其一無形之大賽會哉有形之賽不足奇無形之賽可畏也人人以思

想爲事而我獨不然則我殆矣然已爲人思之想之者而我復從而思之想之則人之思想常在吾前吾之思想常落人後無望有及人之日安望有袭過於人之日哉凡爲學者不可不知也學也者效也效人之所知所爲也。效人之所知所爲而我不能知人之所不知爲人之所不爲亦何異于詞章家之獺祭而勦說者哉此非君子之所爲也。人者助我者也人之思想助我之具也人助我而我專恃人之助我非其我矣人有助我之具而我無獨立之具不惟無以對人將何以自對故人必有袭過他人之志而後可以言學問否則其本根不大其枝葉必小也腦筋者。思想之母也。善用腦筋者其思想必與尋常人不同非故爲好異也。不過以人之長。補我之短。以人之過。輔我之所不及。我學之我欲勝之矣我下之我欲上之矣既欲勝之又欲上之則腦筋無刻不思想即思想無刻不求新也世界之文明。其以此無形之袭會爲之起點哉。

批

荀卿曰。青出于藍而靑于藍。氷水爲之而寒于水。柏拉圖學于梭格拉底。而其學出梭格拉底範圍之外。亞里士特德學於柏拉圖。而其學出柏拉圖之外。學者不可不知此義矣。

歐洲列國對中國用柔綏侵略論 接前冊

柔綏侵略者常一冒植民政略之名掩飾其侵略性質而今復冒鐵路政略之名其掩更增一層之巧今一言說破之鐵路政略即植民政略也植民政略即侵略主義也不見德人租借膠州灣一帶之地乎公然稱植民地吾人唯知德國租借彼地未聞歸其占領也而彼自公稱如此豈非眼中無中國者乎如英、如法、如俄未聞有如德之公稱而不憚者然其實最爲蔑視支那者也如俄之經營滿洲竟與西伯利亞同視其軍隊往返不絕視支那之歸其主權內也明矣夫鐵路政略其日尚淺不過始初着手尚且如斯若成工之後其利柄皆歸列強之把握者其形勢果何如其行政之名雖假出於中國政府之手而財政之實權全落於歐人之手遂至左右其行政之實權矣至於此時尚謂非分割非植民地無侵略之意志其誰信之況鐵路政略之已奏其功漸進其兵於內地干涉其行政如德之於濠洲非勢之尤易覩乎而今所謂鐵路政略方及朝鮮之半島槪德國親王之來韓熱心欲得元山（北韓與俄界相接）鐵路之權人或以此與美人之仁川（距韓城七里商港）線法人之義洲線同一視之謂僅出於德

商烏阿兒他一輩投機射利之心。是迂之甚者也。觀亨利親王於京城現對京元線。不辭勞苦。跋涉數十里之山谷。而察視堂峴之金坑。其熱心何如乎。故吾輩以德人京元線之要求。不得不謂爲支那鐵路政畧之餘波。夫然。鐵。路。政。略。今。列。強。於。東。亞。大。陸。柔。綏。侵。略。之。獨。一。手。段。也。

英國之統御印度也。其術甚巧。印度之亡久矣。於其內地。今日尚有侯國。有王國。而英國於印度則稱帝。所以能得統一。俾無紛亂者。以此故也。又不敢盡滅其內地之諸部落。而時時與之以古拙不適用之兵器等。買其歡心。其海岸線之地方。必自占領之。決不使印度人接海岸而有領土。故印度人者。自在英國之樊籠中。不。得。與。海。外。交。通。之。便。祇。立。於。形。勢。上。全。被。控。扼。之。地。者。也。是英國迄于今日能統御印度而不來抵抗。大政略之所存也。而今對支那者。非獨一英國。而其形勢漸有近似印度者。法于兩廣。德於山東。俄於遼東。英於揚子江水域一帶之地。雖未至如英於印度。要港良灣之鍵鑰。既皆非支那之有。謂海岸線之地帶。概被制死命於他人。亦無不可也。當英公使某氏要請威海衛之時。清國大臣言曰。若許其要請。各國之要請。亦從而至。要港良灣。從此盡失。欲行拒絕之。然其言不過口實。其時亦既

已大晚。雖然今日支那深憂大患之形勢。則彼言盡之矣。今支那海軍要港。殆無一焉。夫於海洋時代國於海岸線之地帶。縱令地大物博。不有要港良灣於其掌中。譬若無爪足之蟹無論進退動靜。常被制於他。甚至爲俎上之物者也

故東亞大局之最可憂者。不在彼急激侵略。而在柔緩侵略。而今列強之對支那。用其柔緩侵略手段者。即在以鐵路政畧及海岸占領政畧包圍而攻之。苟支那永不猛省。英斷無寸兵尺鐵之動。不自覺亡滅而滅亡。何必勞急激侵略手段乎。況時至機熱而後用急激手段者。猶摧枯拉朽耳。唯夫支那之地大物博。人口繁多。海岸之良灣。雖多附於他人。尚非全失海岸線也。若強而求之。豈無良軍港乎。其要港實權。雖概在他人。商業運營。仍有許多之自由。若至其鐵路。其既與於他人者。二三之幹線而已。若支那今日眞自奮發。豈無可興之道哉。要之今日支那之憂。在不自奮

東亞大陸之憂。不止東亞大陸之憂。亦實我國之憂也。支那朝鮮。果招柔緩之亡滅。我國豈獨得安全哉。列強之對東亞大陸政畧。既在於柔緩侵畧手段。我國於此。亦可無他政畧乎。支那之自奮自強與否。支那自身之事也。非徒自外附以膏葯。可得治療之。我國宜先於隣

火未及之時。講所以豫防之之手段。雖然、吾輩非敢漫然徒說日清同盟者。何則、同盟者。非獨彼我互同利害。故可得成立。亦實彼我共有緩急相救之實力。始可成立者也。蓋列國修好。玉帛相會於其中。特兩國若數國特相同盟。則因以對抗他國爲意旨者。即與他國不得不生親疎之別。例如對俄法同盟而有德奧意之三國同盟。亦如對俄土戰爭。則有英法與意之同盟。而吾輩於今日不認與清國特結同盟之利益。亦實與清國不有特親。與他特疎之關係也。故近時流布世間日清同盟之風說。決非有根據者。縱令清人中或有抱其希望之人。我國人決無抱此妄想者也。唯夫支那與我國境域相隣。人文相近。利害之形勢亦相牽連。故我國人與支那人。自與列國人之於支那不無所異。故我國人殊以隣人之交誼。促彼支那之自奮。扶其自強。使備列強之柔緩侵畧者。隣邦本然之責任。即以救支那之禍。亦實所以救己禍也。然則吾人之對列強。亦不必存其謙讓。吾人固非云干涉支那之內政。唯望彼支那顧問我國人。招聘我政治家經濟家技術家爲敎師。我國人何必辭之乎。以東洋之先進自任。我國人宜應其招聘。賛助其自奮自強之事業。不徒然也。我國民與支那國民爲經濟上之協力。謀社會上之一致。於啓發其文運。開導其風氣。不特有難逃之責務。亦實

有權理之所在也。我國宜於支那朝鮮。能擴張我勢力圈。其鐵路權。其海岸線。我必要置於勢力圈之內。決非與列強同侵畧之目的。盡救援的手段上不得已者也。何則、我國固非有侵畧的意思。苟於支那朝鮮之土地。支那朝鮮之利柄。在我國之掌中。猶與在於支那朝鮮之掌中同也。苟至自奮自強能抵抗他之時。再歸其掌中可也。要而言之。支那朝鮮。不能自持之利柄。我國不可不暫代持之。

夫然如柔緩的病症。要柔緩的治療。柔緩的侵畧。亦要柔緩的防禦。雖然柔緩的侵畧之一變。而爲急激的。亦不能限於何時。我國亦宜不可怠急激的防禦之準備也。

記者曰、中國有冥頑黨焉。動曰彼談時務者。每以外人瓜分爲憂。而不見外人即來瓜分。爲此說者。亦可謂妖言惑衆矣。而不知列國專用柔緩政策。先將全國鐵道礦產港灣財政次序收扼于其掌中。浸淫歲月。精華吸盡。然後舉而滅之。如摧枯拉朽耳。此所謂無瓜分之名。而有瓜分之實也。其禍更烈于即時瓜分矣。蓋列國若驟來瓜分。則人人有亡國破家之慘。刺激于心。必動義憤而與之決死戰爭。一起材智奮出。或猶未至盡亡。若用柔緩政略。則知危者二。不知者八。氓蚩蚩天夢夢。重圍已合。而始欲破圍羈軛已固。而後圖

出軛。豈有幸哉。其過激者。傷于現政府之不能有爲。下民之壓抑猶昔。則曰大局如此。不如待外人之瓜分。瓜分已定。輸入歐美文明。民得安樂。如印度屬英。未嘗不勝昔日也。雖然爲此說者。亦知印度屬英之後。其不見天日之狀。不得受文明之益。更甚于前者乎。夫不能獨立。不能自主。無論爲何國之所亡。皆不免爲人犬馬奴隸。況今歐美之倡帝國主義。實盜賊之國家者乎。盜賊劫人。未有敢予人以自由者。況夫瓜分以後。間諜動靜。橫飛暴虐。明防暗制。倍蓰前時。雖有哥士孤亞刺飛之豪勇忠憤。何所施其技哉。願我中國同胞。一誦此文。而先機奮發。無俟庖人之奏刀而後悔也。

擬設考察支那會議　日本福本誠演說

此福本日南君在東邦協會演說也。福本君東國第一等熱血人。以支那之憂爲憂者也。今譯其演說以供衆覽。

余惟亘于今百年之一世紀中。全歐之富。驟然發達。其資本與工業之增植。滾滾晝夜不息。故全歐列國之現勢。對於此資本與工業。不得不多覓開吐口（日語銷售埸也）以榮其國。否則有衰之勢。其曩者開通印度澳洲及我日本等。亦不過欲使此資本及工業受其利

而已。然此諸邦者。或由他動。或由自動。忽自受用者出而變爲供給者。漸抗立于歐洲列國之前。若仍此故技。荏苒經過。則歐洲之吐口。將漸被窒塞。於是虎視狠顧。索虧隙于四方。未得恰好之邦土。不得已而着手于無主之阿非利加大陸。列國分割之。至各相競爭。而建造新植民地。雖然、譬之投果核于地。待其生而爲大木。而着花而結實。然後乃得收其效。雖少亦須經五六十年。俟河之淸。人壽幾何。以是列國方在于焦心悶慮之間。

無端忽遇我日本有中東之役。陡然得此絕大而老朽之支那。提出於人人耳目之前。而此支那帝國者。雖云一帝國。實世界之一大陸也。其地在寒暑之中帶。而其土世界之寶藏也。地層之表裏。堆積無盡之富。待時而開者也。加以其住民雖非達于文明之高度。四十世紀來無此社會。而自其富之度而言。則受用廣大者也。自其人之性而言。則勤勉實業者也。使注入歐洲之汪溢資本。吸收充積工業。並用此土著人民。使開發廣土之寶藏。可得舉偏地無盡之原料。如近年新發見之緬倫尼甫地（金礦在美洲）全歐洲列國爭赴之。其勢有如黃河之決大堤也。

自爾概觀彼歐洲列強之獲得權利與利益于支那大陸上乎。

俄國

第一得同盟法國之贊。而引受四億法之清國國債。

第二以二十五年間之期限。借受旅順及大連灣。且得施防備之權利。

第三得滿洲貫串鐵道敷設之權利。　此線自伯都訥經寧古塔而達浦鹽者。而得本線之敷設權。同時又得本線中之自吉林至旅順及大連灣支線敷設權。

第四得以上之鐵道線。沿道用巳國之軍隊保護之權利。

英國

第一使悉開放支那帝國內之諸河川。

第二得對于支那英國之貿易額。冠于他列國之貿易額間。清國海關稅務司羅巴圖赫德之繼嗣者。常由英國之臣民中任之之特許。

第三取楊子江流域之地。不讓與他強國之特約。

第四得以旅順及大連灣之在俄國手中者。同一條件。而借受威海衛之權利。

第五於德國之東亞銀行。共同上海銀行。引受四億法之淸國國債。

第六 制支那 緬甸國境。劃定條約之批准。 同時得由 緬甸迄雲南鐵道延長之權利。

第七得併香港及九龍之一帶剌毋馬島。及能他柯島。幷包含其附近之諸島嶼、幷大鵬灣及深州灣九十九年間借受之讓與。

第八得南京、上海、杭州、寗波間。及南京、漢口間等、類多之鐵路權。

德國

第一得借受膠州灣九十九年。及其近傍 一切緊要施設之權利。

第二得山東鐵道之敷設權。

第三得於以上地方開掘鑛山之權利。

法國

第一制支那東京國境劃定條約之批准。

第二得老撾雲南間鐵道敷設權。以於俄國滿洲貫串鐵道。同一條件。用已國之軍

隊保護鐵道沿道之權利。又得以德國於山東同一條件於雲南鑛山開掘權。

同時又得諒山、龍州、南寧、卑鮮間。及北海南寧間。三線路鐵道敷設權。

第三取廣東廣西雲南及海南島不讓與他國之特約。

第四以於德國之膠州灣同一條件。借受廣州灣九十九年。

第五得清國郵政總務司由法國之臣民任用之之特許。

以上擧今日公然决定者而已。其他日本意國及美國之近頃更來入于局面。又與國之新欲伸手足。此亦何由而然乎。無他、歐美之資本與工業力。各索其吐口。不外驅國趨赴之耳。

顧視我日本之地勢如何。島國上之小嶽國也。雖古來以農建國。此幅員狹小。而其三分有二。地勢屬于山嶽。今後可得謂以農與國歟。（未完）

國聞短評

西后自危

北京來電云。西太后于日前忽患嘔吐之症。羣疑或有被毒情事。一時人心惶惶。旋由御醫診脉。始知實因天氣寒燠不常所致。刻下雖已愈。尚覺精神疲憊。一切國事之待理者。均不甚理。然有人甚疑西后此次感冒。乃係僞爲。欲藉此暫止榮慶決裂之禍者。蓋榮慶二人初由西后授以大權。今反以有權之故。將欲箝制西后。是以嚴密戒備。并爲託疾以緩其勢云。

又西太后於八月十五日率同　皇上遷居雍和宮。並有榮祿所派護衛兵三千人。并帶快鎗三千枝晝夜巡察。

今日。。皇上身被幽囚困處最危之勢不知西后之倒持太阿其危更甚蓋賊臣既得志未有不反害其所事主者被毒情事無時不可爲西后慮也

賊黨相爭

北京電云。慶王之意欲　皇上讓位。榮祿之意。欲　皇上親政。兩人大相齟齬。不能相容。大約俟遷居雍和宮後。必須有一番爭論。又朝內各官員多依附慶王云。

榮慶不睦之事。祖榮者謂榮兵權在手。與守舊黨本相聯絡。一旦號召。似易爲力。非慶之素不知兵可比。故有事必榮勝。其祖慶者則謂慶本內務大臣。素爲西后信任。其

進言也較易于榮。且與剛中堂和好。剛之視榮。常以小輩目之。倘剛中堂一旦回京。必能助慶。榮將居于獨立之地。故有事必慶勝。然要皆趨走權門者。各顧所私之言耳。

按近日中西各報所傳北京危疑之事雖畧有异同然羣奸相軋各欲得全權以行其無忌憚之志其必出於爭奪相殺者勢也

祝壽餘聞

往歲　萬壽聖節。每値不升殿之年。三品以下。例至午門外行禮。衣冠蹌濟。頗見朝儀之盛。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到者不過三十餘人。大都吳楚之人。翰林部曹等官而已。而滿蒙官寮不過三人云。

京師仕宦如鱗如鯽皆富貴中人也今富貴不由　皇上出不幾以祝壽爲多事耶惟付諸海外忠民萬里電祝可耳

請抽膏釐

近聞有某侍御條陳京師烟館林立。屢禁不止。現在部庫支絀。籌欵維艱。若照南省例舉辦膏釐。以每家日售烟膏若干。抽釐若干。總計都中膏釐。認眞查辦。每年約可入數十萬金。此舉是否允行。尚不得而知也。

烟禁不行因而任外商之輸入隨官紳士庶之吸食國家今日餉源支絀個中人庶幾感恩圖報稍節其輸於印度者以紓國家之急乎某侍御條陳及此與剛中堂在粤同一辦法其財政之策誠不讓於宏羊孔僅矣

記橫濱崇祀　孔子聖誕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廿七日。爲我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聖誕之辰。旅濱華商。旣以去年恭行祀典。創二千年未有之盛舉。今年復踵而行之。值事三十餘人。總其事者吳植垣君鄭席儒君也。是日合埠停工。各鋪戶皆懸燈結綵。升旗致賀。男婦老少。莫不懽呼騰踴。載笑載樂。門首并懸以燈籠。大書特書曰。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年。恭祀　聖誕。蓋欲使海外各埠。人士紳商。皆知有聖教。皆知祀　孔子。相與推廣聖澤。慕鄒魯之遺風。庶不至外人乍教之誚也。中華會館鋪設宏麗。鼓樂喧闐。中座懸以　聖像。午前八時。大同學校教習率諸生百餘人行禮。東京高等學校學生李羣君恭讀祝詞。旣畢。齊聲歌頌聖詩九章。團拜而退。次值事行禮。次合埠之人隨到隨拜。午後一時則婦女瞻拜。三時日本官紳商民之來祝聖者。如東京大學法科教習松崎藏之助君、橫濱市長梅田義信君、東京專門學校講師柏原文太郎君、新聞記者三宅雄二君、池邊吉太郎君、大岡力君、及淺岡岩太郎君、根本通德君等、共百有餘人。皆至　聖像前

三鞠躬如西國行見其君主之禮。松崎君 梅田君 淺岡君以次演說清日兩國同文同種同教。須協同聯絡。以與亞拒歐之意。集者數百人。先是廿五六連日陰雨。衆咸不懌。皇皇若有所失。恐不能以盡歡也。同人乃祝曰。若天不亡中國。 聖主得復位。敬敎勸學。使人人皆知有 孔子。處處皆崇祀 孔子。明日當晴。又祝曰。若 孔子之教。異日能行于大地。使大地皆享太平大同之樂。明日當晴。至廿七日果晴。乃皆大歡喜舞蹈。相慶于道。如遊于光天化日之中。踽踽然熙熙然。莫不曰 孔子其有靈哉。五時入席宴飲。席設于大同學校。與宴者凡七百餘人。席間吳植垣君起演說。（演說語下期補錄之）合座拍掌。歡聲如雷。至七時盡歡而散。是夕也。電燈熒熒如白晝。西人日人來游觀者。肩摩轂擊。道路爲塞。八時在公園然放烟火。極其熱鬧。又外國凡遇有大事及其國教主誕生日。駐紮其地之官衙。無不升旗致賀。是日爲我國 敎主誕日。而我國駐橫濱領事府衙。獨闕然不舉。聞有日本人某氏往詰之。至傍晚始升一極陳舊者云。是日神戶星架坡域多利等埠。聞亦皆舉行祀典云。

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西太后書 接前冊

一曰和兩黨。今日之黨。滿漢而已。新舊而已。而論者復系之以一言曰。滿舊漢新、嗚呼。其機可畏哉。夫政變以來。新黨之積毀亦甚矣。而其說大抵不外二端。一說新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說變法利漢人不利滿人。夫中國孰主之。大清何國之分滿漢於中國歧中國於大清此亂臣賊子離散人心之謀也。而 懿旨乃公然頒之天下。不其甚歟。宜乎來滿清政府之奇號矣。至於由後之說。其謬尤甚。夫變法自强。非一人之私言。一時之私計。而天下萬世之公理也。信如彼說。則是變法既僅利漢人矣。試問守舊也不變也。而今之利於滿人者又安在哉。何其可陋之甚也。新黨之所以見責者如是。而新黨之所以見信者亦如是。責之愈甚。信之愈深。欲嫁之罪。反助其名。含血噴人。適足以自汚其口而已矣。夫自古亡國。黨禍爲烈。建甯之獄成。而漢祚以移。熙甯之獄成。而金餤以入。天啓之獄成。而明社以墟。史策昭昭。可爲殷鑒。爲今日計。舍和莫由。非和不可。雖然奈何。曰其唯先之以動乎。死者已死。則褒封立廟。以旌忠。生者長生。則復詔求賢。以保國。其禍國殃民之輩。則亟置重典。以謝內外。然後復

新政改新制行新法斟酌至善無過不及或以戊戌爲戒或以戊戌爲法先事可師前車足鑒百廢俱舉一意維新庶幾天下有中興之望人人蒙更生之福大同小同羣策羣力由分而合反亂爲安區區滿漢新舊何有哉不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下事從此去矣兩黨之不可不和者此也

一日和四彝大局亟亟列强逐逐居今日而始言和難矣哉然四彝之不能驟然許我以和者勢也而我之不能以四彝之不許而終於不和者亦勢也和則或可以强不和必至於亡與其坐以待亡何如起而自强嗚呼、獨不見新政百日中無一要挾之案乎夫三月維新五洲觀化一旦革政萬國乘閒外患內訌中不容髮此行彼應捷若轉圜四彝之窺我也久矣和不和視我一轉移耳而況　皇上薄海內外至敬至信之聖天子也而新政又中外所謂盡善盡美者也以至敬至信之　皇上行盡美盡善之新政而有不懾風慕義樂觀厥成者乎吾不信也然而安內攘外道在務本若我實力以求則彼將虛聲而應豈足恃哉豈足恃哉四彝之不可不和者此也

以上三端皆本原大計大局糜爛非此不足以挽回而其功則必自殺賊某始不殺則　皇

上維新而賊某挾　太后以守舊兩宮必不和矣不殺則天下維新而賊某率諸臣以守舊兩黨必不和矣二者既去四彝何論焉夫賊某之死不足惜賊某之生實爲害　太后其自思能殺則殺之不能則天下固人人思得而殺之失此不圖後悔奚及吾恐鉅炯一至玉石俱焚大地突崩城狐同陷外則有强鄰藉口義士勤王之懼內則有閹寺藏刀宮人握礮之防或以定內亂爲名或以淸君側爲義陛衛之士倒戈相向南北之軍左袒以迎頤和園將爲戰塲萬壽山盡成焦土國亡身破天地一坑而况權奸當國狼子野心練兵待時一發即動請命於將軍之右則渭水長流投璽於丞相之前則渭陵安在豺狼當道坐死何爲刀俎在人寄生而已嗚呼、　太后其危哉嗚呼　太后其悟哉臣今得泣血刺心仰天痛哭以上一言曰以復辟爲主以殺賊爲用

按賊某二字。原文係直指榮祿。今特附記于此。

擬佈告各國公請　皇上力疾親政文　　錄香港華字日報

大淸國十八行省等臣民。謹痛哭上書于　大英國、大俄國、大德國、大法國、大美國、大日本國、駐華欽使大人爵前。竊維救災恤鄰。實古今之通義。興滅繼絕。亦中外之

恒情。今者天禍敝國。釁起宮闈。幽禁之鐵室已成。內禪之詔書已繕。誠亘古未有之奇變。爲地球莫大之駭聞。凡我臣民。聆茲凶耗。痛不欲生。夫敝國　皇上非他。宣宗皇帝之孫。　文宗皇帝之嗣子也。聰明天亶。仁孝性成。在位二十五年。無幾微之失德。上年四月發憤爲雄。力圖變法。未及三月。百度維新。薄海內外。莫不喁喁望治。不圖奸人搆陷。離間兩宮。致有上年八月初六日之事。藉訓政之名。陰圖篡奪。下求賢之詔。隱肆幽囚。忠良則誅鋤淨盡。碧血橫飛。奸佞則黨附日多。黃霧四塞。聞彼時本欲廢立。因　貴國時有責言。故遷延至今。乃以久病未痊爲辭。迫　皇上以遜位。舍英年之聖君。立九齡之幼主。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大局之危。同于纍卵。事機之急。等若燃眉。使敝國四百兆臣民。一旦頓失慈父。何以聊生。即　貴國與敝國訂約數十年。通商傳敎。徧于內地。久已爾我相忘。詐虞悉泯。若令諸夏無君。羣雄崛起。烽燧遍野。肝腦塗原。則商貨之搶掠。敎堂之焚毀。均在意中。言念及此。不獨敝國之禍。抑亦　貴國之憂也。某等北望　陵廟。無涕可零。既不能興敬業之師。用敢效包胥之哭。伏乞　貴國篤念邦交。申明大義。速提勁旅。馳赴燕京。公請敝國

皇上力疾親政。以順人心。則　貴國仁聲義聞。照耀千秋。某等感再生之恩。惟當銜環結草以圖報耳。孤鳥哀鳴。伏惟矜鑒。海外忠義人公啓。

觴月醉言　　錄香港華字日報

中秋之前夕。無懼居士偕其儔侶。載酒港山之巔。時也海雲四垂。羣山靜悄。天脚皎皎。波面澄澄。少焉月出東山。陰雲開豁。一碧萬里。重溟動搖。若濯巨珠。若浮素練。乾坤變幻。不可端倪。客顧而樂之。悠悠以思。惓惓以悲。謂居士曰。今宵之月。非去秋之月耶。風景依然。不徒有舉目山河之異。猶憶去歲吾國政變事起。　聖君告疾。維新百度。不一月盡反其所爲。更有謠傳　龍馭賓天。爲宵小所謀刺者。海外驚疑。如喪考妣。婦孺痛泣。志士灰心。迨後始悉　龍體尚安。不過　深宮訓政。然八股不廢。學堂全刪。四百兆待治之人心。悉化作銅爐殘烟冷燼矣。然猶謂　皇上安存。尚望有中興之一日也。邇讀上月三十日　上諭。謂　皇上久病未痊。飭逐諸醫臣返籍。而各西報復盛傳　太后別立瀾公九歲之子名溥儁。入承大統。　皇上以久病退讓。禪位之詔書已成。將於八月內頒示天下。而　皇上則密遣內監致書駐京日本公使。央求

日皇拯出患難之中。風聲遜聽。　國家之安危。　宗社之存亡繫焉。何去歲之八月。與今茲之八月同一警變迭承也。吾與子雖行吟海外。閒作寓公。豈以流連光景。而忘其忠君愛國者。居士乃罷席而歎曰。天禍吾國。乃至此極。然人事未盡。烏足以論國運哉。子不閱字林西報所載京友來信耶。信言　太后疊接督撫各大員覆奏。以禪位一事。關係甚鉅。必不可行。深宮已有欲罷之勢。惟尙猶豫未決云云。夫　皇上者。太后之嗣子也。父母之心。雖盛怒一時。未有不反思而終生憐愛。況　皇上之銳意維新。蓋欲保全宗社家國臣民耳。中國富强。自無外患。　太后得以頤養深宮。優游晚歲。豈不自受其福哉。惜乎羣奸搆衅。私固重權。而竟無韓魏公歐陽相國之忠讜老成。調和君側也。邇又聞　皇上萬壽之日。南洋各商民。有電稟總理衙門祝　嘏者。太后知人心之趨向。非　皇上重理國政。不可坐致昇平。則我流寓海外商民。何不更電稟總理衙門。恭請　皇上力疾親政。以慰　慈宮之憂瘁。以螢羣黨之欺凌。國是於是乎定。人心於是乎安。非大地臣民。所額手稱慶哉。子不觀今夕之月乎。海霧沈冥。素雲韜歛。皎輪一出。光照萬山。時乎時乎不可失也。因與客洗盞更酌。各極其量。即錄是夕之語。名之曰醉言。

以爲眞國家。而後始得有主權也。

蓋在國家興亡之際。主權亦必隨之興亡。國家與主權必相待而立。故曰、有主權則有國家。有國家則有主權。

二、由是觀之。謂社會即一私人之集合團體。而爲天然之主權。其說謬妄不足取矣。私人雖自有其私權。然以私人之資格。而求公權。固不可得也。若由其說。將使整然具體裁之國家。變而爲羣衆亂雜之區。譬如變國家與國民爲無粘凝力之輕塵。置於烈風之前。其擾亂不知所底止也。故此說雖庶民政體。猶不能行之。縱令此說果行。其執政必其社會之公民也。其代議士亦必出於公選。而代議士。必待其所選之公民也。烏合之私民。安能建社會。故知此說之妄誕不足取也。

三、或曰有一族民。同志團結爲一。雖未具國家之體裁。然於理言之。則謂之有主權亦可。此說謬妄何哉。如是之族民。未足成一國家。國家之名。不可用之國家以外也。謂此族民。有爲國民。爲國家之力量志望則可。謂有主權則不可。雖建國之基誠立。然爲國家之体裁尚未完全。即無有主權。其存於族民中者。主權之萌芽耳。

安有國家未成。而主權先存者哉。

今列舉主權之意義如左。

一、主權不羈特立。無有班次在其上以統之者。今由條理上釋不羈特立之義。則主權無限。究其極弊。外則廢却一切義務。不顧萬國公法。內則蹂躪各個人。並各團體之自由而不顧。是使人類復陷于古代之無政權也。由道德上釋不羈特立之義。則主權有限。使國家外則循萬國公法之制限。內則認許各人。各團體之權理。則於主權之義亦何傷。

二、主權即國家之權力也。此權宜歸於國家及元首。如鄉村團體法廷選舉會之類。均是隷國家之機關。不過各奉其職。故雖至高之官衙。不得有主權。

三、主權即至尊權。羅馬語所謂麻塞斯提杜是也。元首握之。立於國內所有之權力。與臣民之上。

四、夫國家欲統一。則又要主權之統一。故主權之統一。實屬國家至重至要之事。設國內有二個主權並立。則扞格不相下。國事終致紛亂。所謂主權統一。觀君主治政之

國。極爲明瞭。不容復疑。雖然國家本成於各人之集合。故國之主權者。不必泥定一人。或以議院。及其餘團體爲主權者亦有之。在庶民政體。則國民爲其主權者。在貴族政體。則貴族會議爲其主權者。在立憲政體如英國者。則國王與代議院。聯合爲主權者是也。

在聯合國。則主權有重複之觀。一面有聯邦全體之主權。一面有各邦之主權。見卷三第十章

五、以無限獨裁。釋主權之義。古人間有此說。然未得其當。夫偏於專制政體者。以無限之國權。歸於君主一人。爲過激之論者。以無限之國權。歸於公民之大衆。凡謬妄之說之最有害而可懼者。皆胚胎於此說也。神道學者、法律學者、哲理學者、競倡主權有無限之性。欲使此理確然不可動也久矣。神道學者。以天神之權。無量無邊之理爲根柢。曰君主是代天帝宰治也。法律學者。引用羅馬之國法。並其皇帝之權勢。欲以無限之權力予君主。哲理學者。每流於高遠。而愛無限無窮之說。其釋國家國權之意義。亦好用無限語。當時世論。無所適從。迨閱歲年之久。世態變遷。觀於沿革之跡。而知人類所以不堪握無限之權。又知以君主爲無量降威福之神。

大有害於國民之自由與福利。於是天下之人。證之學理與實跡。始有所警戒。以爲國權可得而制限。主權亦有有限之性。主權原出於國法所定。故亦宜受國法之制限。繼又悟以憲法定主權。擴充憲法以制限主權之道。

第二章　國家主權（國民主權）　君主主權（政府主權）

國家者。國民集合之團體也。既能獨立。有威力。有至尊權。能統一國家。則又不可無根本之主權。故國家者。具主權而有威力者也。夫國家之事。總宜依據憲法。使秩序井然。莫不美備。如國民相集組織一國。處理國事。以資國家之活動。所以指國家之主權。一稱國民主權也。然吾所謂國民主權。與庶民政體所謂國民主權者。其義不同。蓋彼指國民之大衆。直謂之國民。獨適於庶民政體耳。在立憲政體。雖以議院爲一大權。然不敢使之凌貴族以總攬國家統御之權。此余所謂庶民政體。與國民主權有以異也。立憲政體既然。況於貴族並君主政體乎。

國家主權之義。就外交觀之。爲最明瞭。據憲法而論。代國家者君主也。君主以其國之名。與外國締條約。是行國家主權也。及條約既成。任其履行之責者。國家也。非君

此稿未畢

欲惡去就。欲就爲愛力吸力。惡去爲離心力驅力。有此故諸原質不能不散爲各體。而散後又不能不相和合。夫然。則空氣金鐵雖頑。亦有極微之知。今人徒以植物爲有知者。益失之矣。楞嚴經曰、山因世界。愚鈍輪廻。癡顚倒故。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精神化爲土木金石。其類充塞。是佛家亦知金石爲有知。要其癡鈍。亦可謂之無知。前所謂死後各點無知者。即謂如是。蓋與之則可曰有知。奪之則可曰無知。彼其知則欲惡去就而已。不如是不能自成原質。亦不能相引而成草木。夫其橋起而相引也。則于是有雌雄片合。而種類成矣。有種類則又有其欲惡去就。而相易相生相摩。漸以化爲異物。故既有草木。則草木亦如瞽之求明。如痿之思起。久之而機械日生。刻意思之以趨于近似。而其形亦遂從之而變。則于是有螺蛤水母。彼又求明。則遞爲甲節。爲脊骨。復自魚以至鳥獸而爲蝯狙猩狒以至爲人。此所謂隨序之相理也。其漸思而漸變也。則又有二端。有以思致其力而自造者焉。有不假于力而專以思自造者焉。致力以自造者。接子或使之說也。不假力而自造者。季眞莫爲之說也。（二說亦少知問語）如鳥之修頸長喙。適可

以理毛羽。此或有体操之術。令其胸長而項伸。此致力以自造者也。如夫露巢之鳥。患人之探其卵也。則其卵多非白色。與暗處者迥殊。故巢草莽者。卵必青綠若萌芽。巢河干者。卵必暗綠若芦葦。巢喬木者。卵必光綠若樹葉。巢山崖亂石荊棘之中者。卵必樱色而有花點。以與土石相混。夫其色之必同于所處之草木土石者。以眩人之目。使不能辨目。若是者。鳥豈能致力以造是哉。苟曰上帝爲造之。而鳥之死于矰繳探雛者。亦自不少。又何其矛盾也。然則必由鳥之思護其卵。積精專思。而遂變其形色。所謂以思自造者也。夫自諸異物而漸化爲人者。此亦以思自造者也。若是者則皆所謂以妄想生之。而伏曼容之所謂蠱。淮南之所謂菌也。人之有生。無不由妄。而舍妄亦無所謂眞。是故去其太甚。而以仁義檃栝烝矯之。然後人得合羣相安。斯途逕之必出于此者也。若謂身相屬妄。而舍利是眞。卒之無生滅增減變易者。適成其頑。而勿見其靈。學之乃適增其妄也。夫妄性雖成。化以禮義。則自入進步。故最初祖禰。孰不兄弟聚麀者。而自政俗日躋。今遂以此爲大垢。此進步之說也。苟曰。吾祖有聚麀之妄。而後有我。即不妨效其聚麀。是循妄而

勿去太甚也。荀曰、吾生由于聚麈之妄。必無生而後爲眞。是又成頑而增妄也。昔唐終南沙門宗密作原人論云。孔老釋迦。皆是至聖。設教殊途。有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于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于本源。則佛教方爲決了。夫六經之說。誠亦有權。與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同意。而窮原反本、則其實確然不拔。乃有卓出一乘顯性之上者。要之儒佛莊子三家。皆屬理想。亦皆參以實驗。較之祆教各家。誠若玉之視燕石矣。而佛必以空華相喩。莊亦問以死沌爲詞。斯其實之不如儒者也。

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体而不得馬。而馬係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謂之馬也。涅盤經曰、一切衆生。不退佛性。名之爲有。決定得故。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衆盲。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爲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衆盲。不說象体。

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此二說意旨大同。而以佛性不滯于一体。然數體相合。即爲佛性。則正可借證人性之說。蓋內有精蟲。外有官骸。而人性始具。使官骸皆殞。而精蟲獨存。則無聲色香味諸欲。而獨有牝牡之情。若去就橋起雌雄片合之始而已。此則于生人全性之中而得其見端。尙不能謂性具于是也。說今人之死也。則淡養炭輕諸氣。鹽鐵燐鈣諸質。各散而復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離此流定而復索一舍利性海。亦猶離此諸体而索馬索象也。或謂性海即以太。然以太即傳光氣。能過玻璨實質。而其動亦因光之色而分遲速。彼其實質。即曰阿屯。以一分質分爲五千萬分。即爲阿屯大小之數。是阿屯亦有形可量。以太流動。雖更微于此。而既有遲速。則不得謂之無体。如淮南淑眞訓云、秋毫之末。淪于無間。而復歸于大矣。蘆苻之厚。通于無圻。而復反于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芦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擬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蓋所謂性海。無秋毫之微。芦苻之厚。而阿屯以太。則尙不免于毫末淪無間。芦苻通無圻也。以此相擬。

此稿未畢

保護朝鮮之獨立。與清國連合。遠退露人。使亞細亞洲中無納歐人之鼻息。屹然三分宇內。亞歐米鼎立。偃武仗道。進入生安樂四海平和之基。豈挾泰山超北海之類哉。雖然、其爲之宜深謀遠慮。豫審其必然之勢。以乘其必至之機。而今先生幸遊印度。結其豪傑。交其俊秀。以圖後效。惟此時爲然也已。且夫自佛法之入我朝。於茲殆一千餘年。其間高僧偉人。亦復不少。而未聞有身親至其國。討敎法之本源。弔釋氏之遺跡者。然則先生今日之行。眞千載一時。東洋之佛法之盛否。予於此行卜之。僕亦將遍遊諸洲。以大有所圖。他年相見之日。暢伸談論。叩先生之所蘊。南北千里。氣候寒暑。各相殊異。請爲國家自愛。

是後散士辭費府。南入墨西哥。察其風土人情。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唯其山林荒廢。田野未開。盜賊橫行。蕭條滿目。國勢之頹靡。殆不可言。居數日遇居民休業遊戲者甚多。怪而問之。曰敎祭也。曰國祭也。曰紀念祭也。曰吊祭也。曰州祭也。曰村祭也。曰家祭也。一年之休日。殆居其半者。祭日則奔馬鬬雞。歌舞淫酒。不以家計置於心懷。散士追憶幽將軍。曾引用墨西哥國之事。大戒西班牙人民。訪新聞記者散多以

叩其國狀。散多者 此國著名憂國之人也。頓蹙曰、我人民多剽悍殺伐之氣。好勇鬪狠。冒犯流矢。踐踏白刄。是以五十年間紛擾相繼。殘殺無罪。因之人民流離。飢寒憊斃。亦越至今。殆無甯歲。故夫學術殖產。蕪穢不堪。種種技術學藝。無關於人事之顯榮。功名富貴。集於獨一之政府。其少有節概者。縱能悉心於政事。然徒馳逐於空理空論。以爲借是可以顚覆政府。代其政柄。不知浮雲幻夢。榮華不長。其極也。殘暴姦詐。無所不至。在位者攫公財以肥私橐。積不義之富。欲爲敗後之圖。朋比相從。互相結託。或則竊兵以爭政權。僧侶亦有攬復舊權之志。其餘國民皆淺智無識。附和雷同。唯知目前之小利而已。故有實益遠大之事業。皆歸外人之掌握。名雖爲自由民主之國。而大事則付諸二三剽狡者流。是亂政之危邦。豈能與北隣合衆國競馳於文明之界哉。更又轉語曰。聞歐洲諸邦。近來頻執殖民政略。傾其志於東南二洋。貴邦之現狀。今果何如。散士曰。我國之內憂。小黨分裂而相軋。人民無確乎不拔之志操。流於輕佻。徒心醉外物。失保存國粹之特性。遂消磨獨立自重之風。如是禍延子孫。已不可究詰矣。而舉其外患。即有條約改正之未成。豈能更放大眼光。建防禦歐人侵掠

東南之策。以救濟東洋之沈淪哉。散多曰、條約改正如何。曰締盟於三十餘年前。而不適於今日之時勢。弊害不少。欲改正條約。在彼我共享其益而已。今據我固有之國。殊若焦眉之急。欲改正海關稅。歐洲列邦。競唱非理之異議。未能得好結果。況爲對等條約哉。散多驚且怪曰。何不準據萬國公法而自立。彼若唱不正不理之口實。有拒日本之施政者。斷然排斥之。唯存和親條約。破棄以外之條件。散士曰、方今我士我大夫。殆畏歐人如虎也。散多曰、貴國之人口疆土。可比歐洲一强國。何足畏哉。君不見乎。我邦前有報國有爲之士名射烈者。鎭定內亂。即大統領之位。力行新法。悉除弊政。制僧侶之跋扈。絕外人之干涉。就中使議會議大增關稅。且以國庫窮乏。財政困難。議決諸外國債。二年之間。不能償還。歐洲諸邦。百方妨害之。卒賴彼剛强不屈。維持國權。獨斷勇行。排斥群議。是以英佛西三國。互相同盟。遣精兵數萬。兵艦數十艘來迫海港。我外交官奮當盤根錯節之難局。一抑一揚。右與左奪。遂能使英西之兩國。收兵而退。先是三世拿破倫。心懷異志。欲別建立一帝國於米洲。爲之羽翼。以抑制天下民主之說。共和之風。而爲子孫帝王之計。又當時見北米合衆國。際

南北之大亂。不暇顧隣邦之休戚。乃與澳之王子謀。拜巴彥爲大將軍。援四萬五千之兵。攻我國都。我前大統領亞流門通欵於敵。擧兵內應。陷國都。以保守黨組織政府。廢共和之國憲。迎墺之王子摩機須美利庵而爲帝。射烈率報國忠義之殘兵。僅保東境。國脈之不絕。僅如一髮。當此之時。刀折糧乏。四面皆有敵聲。諸參佐猶有勸降者。射烈以死誓而不聽。遂能挽逆境而爲坦途。回落日於旣墜。再鼓疲散之兵。奮戰數回。遂擒王子誅賣國之逆賊。克復國家。是一由憤外人不正之干涉。遂仗敵愾之氣。而全報國之心。一由前日北米合衆國之英雄文老君。與歐人立約云。歐大陸之交涉。米人不干涉之。米大陸。米人管領之。不許歐人干涉之。當時謹嚴如此。今敝國遵奉其遺策格言。痛擲檄文於三世拿破侖也。且如我國負英國國債四五千萬。屢釀外交之難局。絕英國數年。堅排斥彼之要脅。遂不足五分之一。發千六百萬之新公債券。而使彼等屈服。各國遂驚異之。非實在昨年乎。我國猶如此。今貴國之富强。卓越弊邦。宇內豈又無救助其正義者哉。敝士聞其雄辯。感憤久之。厚謝散多。握手言別。尙期再會。從此回馬於西北。所至黃沙漠漠。衰草離離。土賊恣行抄掠。而乃子

身行數百里。出桑港。十二月駕樓船而歸故國。錦帆孕風。過金門關。白鷗避舟。海豹狎人。兩岸風景。碧天如拭。回首則遠峯迤邐。淡抹微雲。市樓明滅。出沒於煙樹之間。遊子憑眺。不堪感情。已而日匿西山。旌旗無光。涼飈乍起。海荒天蒼。浪激波蕩。檣傾艣折。船幾爲覆。天地暝暝。逆轉漂流者。十有餘日。風波漸平。殘月洩光。乃有復蘇之想。獨倚舵樓。追想幽蘭紅蓮二女史。與船難之慘狀。乃賦一詩曰。

誰飀風雲蔽八紘。星光暗澹天地盲。怒濤如山山嶽倒。孤舟飄蕩一葉輕。東海日出國猶遠。前途從此幾萬程。意氣昂然睨天外。舵樓鼓勇叱鯢鯨。海龍有靈風雲齊。渺茫始見區宇清。青山何日歸故國。紅淚又貽異鄉盟。故國青山異鄉友。憶此懷彼一愴情。路悠悠兮海漫漫。遊子胸間感慨縈。起望美人天一方。殘月如眉纖纖明。

再閱一月。海天茫茫。不見涯岸。氣屈心流。無聊莫言。忽有大呼者。曰芙蓉峰現。散士急上船頭。富嶽映於旭日。冠雪帶雲。髣髴天邊。大島橫其前。煙自雪間昇。森森山松。皓皓白壁。遠入我眼。歐米人之諺曰。欲知家鄉之眞味。宜自遠征羈旅歸。噫、實境不欺我乎。登陸浴後。倚窗把杯。以舒積欝。是日則除夕也。街市之上。行人如織。

呼小廝命交換貨幣。一交友在側曰。今銀紙之變動最甚。昨夜京城談判有破裂之報。銀貨頓騰起。今朝有調和之色之報。又大低下。浮說流言。非容易可信。想至明朝。又或昂騰。且暫待之。散士曰、僕久在海外。今在船上。不遑問貨幣之低昂也。抑京城之談判者何乎。客擊節曰。嗚呼君未知朝鮮之變亂乎。今我國與隣邦開釁。用兵亦未可知。皆延首而望京城之確報而已。

佳人奇遇卷九終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十

日本東海散士前農商部侍郞柴四朗撰

散士大驚。正襟危坐。問於客曰。僕久淹留異鄕。遙望故國。歸心牽夢。未嘗或絕。自解纜桑港。漸向故山。竊以爲故山者。和氣駘蕩。寒梅發香。黃鸝弄音。春色之中。與舊知團欒。談舊話新。暫散長路之鬱。其樂何若之乎。孰意怨結隣邦。劒花血雨之慘。有不可測者。余未知其紛擾交涉之所由來。請語其槪略。客曰、往年征韓之論起。自朝議分裂。諸公掛冠連袂而去朝。爲民選議院之奏。佐賀之亂。變爲征臺之役。又萩之叛。遂陷西南之大亂。雖然、干戈漸定。鬱屈苦於無事。所欲圖功名之士族。屛息潛聲。又無圖非望於戎馬者。於是廟堂內以無敵可患。履行對朝鮮之政略。保持東洋之安和。當歐米之强敵。先圖使朝鮮洗滌鎖港攘夷之舊習。脫猜忌恣懼之疑心。即論我初與米國締盟之事態。及邇來與外邦交通親睦之情形。萬國通義之公法兵制學術技藝。及風俗之進步改良。其實皆有益於我。無如我失策而溺於弊害。此國力平均之論所以起也。因此均勢。小國之介立大國之間。猶能獨立。若絕交孤立。一時爲强國所

滅。萬邦傍觀。不爲救護。此等之事。近史已反覆而解說之。以我之於彼。亦如米國之於我。期兩國之人心。不挾一點之疑。右提左携。互相親愛。執輔車相助之義。以誘導彼國。誓斷清國有名無實之空權。欲使與萬國立於平等之位。且日本一國之勢力。對於俄清。恐未足以保護朝鮮之獨立。使介北米合衆國而結條約。純然備獨立王國之實者。我豈可不勉乎哉。方今我國當占掠高麗半島。少通事勢者。亦所能知。若棄而不顧。不與共甘苦。同憂樂。恐塞外秋高之時。羯笳急響。鐵騎長驅。以圖們之水。長白之山。未足爲山河之固。黑龍江之藩鎭南遷。雙頭之鷲旗。飛揚於釜山。戰艦舳艫。相望而蟠於員港。神州百年之命運。雖不欲寒心。豈可得乎。遼東之鐵騎。渴飲於綠鴨江。波陵之水師。蹴鯨浪而指京城。三韓震動。屬於黃龍之旗下。使自尊驕慢之大國。益生輕侮我之心。乘客氣欲洩征臺之舊恨。沖繩之餘憤。亦未可知也。況十數年之後。西比利亞鐵路落成之日。幸能得平和無事。於東洋能免經濟上之大激動乎。故我唯以誠意置彼腹中。使彼堅固獨立。謀彼富强。非獨隣境相親。保庇之德義而已。實慮我將來之長計也。是故孳孳汲汲勉之。或戒我駐剳官員驕慢輕侮之心。或掃除我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戊戌八月聞北京政變懷南海先生作　天南俠子

蕭颯繁霜漫天地萬方秋氣萃金臺黨人碧血濺都市遺老丹心走電雷胡騎驚塵連北薊
吳簫哀韻滿東垓輦帷聞道逃寃獄獨睨燕雲祝一回

瑞鶴仙　寄贈梁卓如　同

夢庭花玉樹正燧瑣湖山道興亡故金臺何消顧倚膽肝貯雪耐飄零苦萬流一艓想梨洲
仙瀛續渡最生憐無力東君却把芷蘭相誤　趙燕新妝歌舞少入俠家被秋娘妒冰姿那
護翻雲更覆陰雨憶舊京恨絕群鷗冷落多少猩紅醉仆臍西鄉月照遺馨百年黯訴

謁秦徐福墓　同

展謁先生到紀洲叢狐野鼠夕陽愁儒書恨絕坑焚盡故向蓬壺碩果留

懷朝鮮王仁　同

騎麟跨鳳入長崎壇杏春風第一枝獄獄妙譚齊魯論東皇尙待訪明夷

弔明朱舜水　同

幽塋東眺一遲留故國胡塵動旅愁當日朱明誰失鹿哭秦同調止梨洲

弔明黃宗義　同

一卷明夷論不刪。同朝遺老有雙山。德川弗納平戎策。辜負先儒渡馬關。

遊上野觀西鄉隆盛遺蹟　同

陰木蕭森日落時。西鄉戰績最堪思。跨鞍濺血人何在。殘碣空餘不忍池。

過東京大久保利通哀悼碑有感　同

盤螭鐫蚪樹豐碑。三傑遺馨占一枝。道是李牛興黨獄。冰魂粉碎爲猜痍。

詠懷　同

倚劍呼號詫剗秦。黨碑巍峙蹴胡塵。玉毫揮灑傷時淚。早向東雲露爪鱗。

讀美人讀報圖　錄亞東時報　立庵居士

不是紅葉題寄字。遠山帶愁顰雙翠。不是靑鳥啣來書。高髻慵整雲不梳。深閨無人晝欲午。滿地靑台綠蕉舒。不愁春蠶結繭小。唯愁胡馬來牧艸。昨聞俄人入金州。今傳德人據靑島。諸公袞袞形徒勞。報章萬言如牛毛。安得英雄如頗牧。電掃妖氣驅腥臊。君不見書生傭書空勞碌。徒使眉蛾憂家國。

本館告白　啓者本報派至三十三册是爲發行滿一年之期屆時煩各代派處概行截算一回三十四册後價目另議

又本報第一二册所刊奉送字樣其原故已於第七册表明總祈代派處按册數收足閱報　諸君諒亦不惜此區區也

又本報自發行以來深蒙代派處極力推廣良深寅感但所有陸續代銷數目務望於華歷十月前一律將收費彙寄到館閱報　諸君如有未交報費者祈早日交到代派處其逕向本館定閱者亦請早日將報費逕寄到館切盼

又向承各地報館不吝　教誨無　惠報並或俯准交換又本館定閱各地新聞家數不少伏乞隨出隨寄藉資先覩爲快肅此遍佈恕不另函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册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册洋四角閱半年以十六册計報費二元二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册一角五分郵費遠近照例遞加

驗方新編出售

啓者驗方新編一書。久已風行海內外。其中所列方藥。雖有至粗極賤之品。果能對證發藥。莫不應時輒效。坊刻卷帙太繁。不便携帶。前經横濱中華會館用鉛排版。共得一百二十餘頁。裝成全册。兹本館用白紙翻印多本。以廣流傳。每本取回紙墨銀二毫五仙。郵費另議。所收銀價俱照日本銀元計算。英洋加一收取。如有定購者。逕函知本館自當照寄。

續華商賑恤橫濱市伊勢佐木町火災義捐人名開列

譚日亭　鮑守科　鮑紀安　廣順祥　何禹溪　崔星朝　陳植榮　崔錫之　盧心胖
陳東賓　黃頌德　李存忠　黃兆忠　源秋榮　張君壽　李潤璋　區綿基　羅幹如
鄭倫　阮用安　張子勵　林樹嘉　阮幹　羅恩祥　阿心　黃乾芳　鄭士基
曾紀華　陳天祿　林曾元　周達清　遠芳號　趙日初　生隆號　梅福就　錦安號
廣利號　劉盤記　茂生號　協源號　恒利號　廣順昌　錦珍號　鮑應　鮑炳
郭仙樑　鄧熙　加藤サキ　宜興號　李敬通　吳焴　吳潔　丸山　陳適延
陳侶笙　以上五十五位每捐銀一元　吳永念　林子良　鮑富常　鮑廣志　郭功福
鮑守履　以上六位每捐銀半元

利息改正 由陽曆五月一日起

定期貯金 一年利六分五厘／六箇月以上為准

通流貯金 每百圓日息一仙五厘若取還時預期通知每百圓日息一仙七厘

凡欲匯往內地各處儘可代勞不收匯費 指交易之客而言

橫濱市南仲通二丁目（電話一五六）

株式會社 **橫濱七十四銀行**

利息改正 由陽曆五月一日起

存貯蓄金 年利六分

凡付銀無論多少自五仙以上俱可存貯每月以初五日付來可作全月計至十五日付來祗可作半月利計

橫濱七十四銀行內（電話一五六）

株式會社 **橫濱貯蓄銀行**

同市元町二丁目（電話三一九）

同 元町支店

啓者美國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係遵舊金山憲例開設者共集五百萬股官許賣二百五十萬股自留二百五十萬股共資本二十兆元專代人貯積銀兩生息經美洲各埠之華商曾付銀于本公司者甚衆咸知本公司之股實可靠今本公司特委代理人連拿君遍往各埠招人附欵現已抵日本凡貴商之付銀本公司者無論多寡俱可付存每百元每年週息六元若付至五百元以上則可隨時收還原欵但須預先通知本公司之代理銀行方能如期交付然現時雖每百元每年行息六元惟是本公司生意之盛資本之厚計將來如有羸餘擬撥二成均派今謹將本公司所值之資本實業列後　電氣車路値銀六百五十萬元(此車路每月進欵歸本公司四萬三千元)小輪船等(每年可獲利二百五十萬元)實業地皮四十萬尺(每尺値銀一百五十元)石礦兩大穴(各城市每日消此礦石頗多其電氣車路係經此礦而過者)(以上皆指花旗金而言)橫濱代理人海岸七番津臣君　支收人七十五番中華銀行　本公司在舊金山正埠山岑街門牌十四號

舊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

司事 亞夫蚍倫士
總理 亞夫庵士勿
管庫 委厘士花咕銀行

告白

發行兼編輯人　馮鏡如
印刷人　中林石太郎
發行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活版部